



鮎埼亭集外編卷二十四

鄞 全祖望 紹衣



序二

公是先生文鈔序

子嘗謂文章不本於六經雖其人力足以凌厲一時而總無醇古之味其言亦必雜於機變權術至其虛憍恟恟之氣未流或一抑而入於時文有宋諸家廬陵南豐臨川所謂深於經者也而皆心折於公是先生蓋先生於書無所不窺尤篤志經術多自得於心所著七經小傳春秋五書經苑中莫與抗故其文雄深雅健摹春

秋公穀兩家大小戴記皆能神肖當時先生亦自負獨步虎視一時雖歐公尚以不讀書為所誚而歐公不敢怨之世或言先生卒以此忤歐公今稽之墓志始知其不然也然聞先生垂歿戒其弟公非先生毋得遽出吾交百年後當自有知之者故其家藏遺集不肯輕以示人其後東萊水心始極口稱之列之歐王之閒先生之言似乎驗矣乃自元以來文章之道日衰先生之文復東高閣而并其集俱不完然則不特以經術為文之難即取經術之文而知好之者亦難也先生春秋其傳於今者三種與七經小傳皆盛行總集七十五卷明文淵

閣已無足本相傳常熟錢氏嘗有公是公非仲馮三集而燬於火若吾鄉天一閣范氏江都葛氏崑山徐氏皆不過有原集之什一後得臨川侍郎李文穆堂本則視諸家倍之時方從永樂大典求前輩遺文得所未見者頗多因與侍郎合鈔訂為二十四卷而命之曰文鈔從其實也先生尚有弟子記五卷乃學者答問之言皆有關於經學今亦不存其偶見於諸書所引者今為編入附錄將以次緝公非之作并及仲馮雖未免泰山豪芒之嘆然猶愈於并此而失之也

唐說齋文鈔序 仲友

朱子劾唐仲友一案，實年報後，
唐拾遺詞，故後人多生妄議，余謂此案，為取衡於陸文安，又安之言曰：朱元晦在浙東，大節甚偉，其劾台州守，亦其扶人心，謝以嚴行文安，此亦不可不引文安何耶。

唐台州說齋，以經術史學負重名於乾淳間，自為朱子所糾，互相奏論，其力卒不勝朱子，而遂為世所訾。方乾淳之學初起，說齋典禮經制，本與東萊止齋齊名，其後浙東儒者，絕口不及，蓋其以公事得罪憲府，而要人為之左袒者，遂以為偽學，詆朱子，并其師友淵源而毀之，固宜諸公之割席，而要人之所以為說齋者，適以累之，可以為天下後世之任愛憎者戒也。詳攷台州之案，其為朱子所糾，未必盡枉，說齋之不能檢束子弟，固無以自解於君子，然彈文事狀多端，而以牧守刻苟楊王韓四書，未為傷廉，其中或尚有可原者，況是時之官，非一跌

矣

此即庚辛報

不可復振者也。說齋既被放，杜門著書以老，則其人非求富貴者，不可以一偏遽廢之。是吾長於善善之心也。予少時未見說齋之文，但從深寧困學紀聞，得其所引之言，皆有關於經世之學，深寧私淑於朱子者也。而津津如此，則已見昔人之有同心。說齋著書，自六經解而下，共三百六十卷，文集又四十卷，今皆求之不可得。近於永樂大典中，得其文若干首，詩若干首，鈔而編之，以備南宋一家之言，因為論其人之本末，或言說齋自矜其博，嘗詆朱子不識一字，故朱子劾之，或又言說齋不肯與同甫相下，同甫構之於朱子，此皆小人之言，最為

魚尾書集卷之二十四
三
可惡。要之說齋之被糾，所當存而不論，而其言有可采者。卽令朱子復起，或亦以予言爲然也。

鄮峰眞隱漫錄題詞

史忠定王鄮峰眞隱漫錄五十卷，天一閣范氏藏本也。是在諸儲藏家俱未之有，至予始鈔而傳之。吾鄉宋人之集，由忠定以前亦皆無傳，當以是集爲首座矣。忠定深於經學，所著尚書周禮論語諸種，予皆從永樂大典中鈔之，而惜其不完也。獨是集無恙，至其直翁外集，則不可得矣。忠定最受橫浦先生之知，故其淵源不謬，其爲相自屬賢者，特以阻規恢之議，遂與張魏公參辰，然

忠定蓄力而動，不欲浪舉，不特非湯思退沈該之徒，亦與趙雄之妬南軒者不同。而梅溪劾之，其言有稍過者。不然，忠定首請，喪錄中興將相之爲秦氏所陷者，而乃自蹈之乎。至其有昌明理學之功，實爲南宋培國脈而惜乎舊史不能闡也。忠定再相，謂此行本非素志，但以朱元晦未見用，故勉強一出耳。旣出而力薦之，并東萊象山止齋慈湖一輩盡入啓事。乾淳諸老，其連茹而起者，皆忠定力也。其於文人則薦放翁，其家居則遣其諸子從慈湖絜齋講學，又延定川之弟季文於家，以課諸子，故其諸子率多有學行可觀者，其不馴者止同叔子。

申耳吾放嗣是而後宰輔之能下士者畱公正趙公汝
愚周公必大王公藺皆稱知人而忠定實開其首忠定
之功大矣彼夫王淮之徒以私昵阻正人劫爲學禁貽
慶元以後之禍等量而觀豈不相去懸絕歟今讀忠定
之集其資善堂諸文字所以啓沃孝宗於潛藩者也其
兩府文字則卽吹噓諸老不遺餘力者也其歸田以後
文字所以優游林下舉行鄉飲酒禮建置義田者也中
興宰輔如忠定者蓋亦完人也已其詩文春容大雅有
承平之餘風所謂廟堂鐘呂之音也鄮峰眞隱者忠定
家居時所畧因築觀於月湖之南最稱佳勝卽竹洲也
明中葉後始廢先宮詹以爲別業去吾家不百步耳然
則是集又吾湖上之文獻也

廣平先生類藁序

舒靖

舒文靖公之學得於其婦翁童公持之故楊文靖公高
弟也文靖未成進士又受業於張公南軒因遍求益於
晦翁東萊而卒業於存齋四先生之中莫若文靖之淵
源爲最博其行亦最尊其生平所著詩說禮說皆爲經
學之宗廣平類藁則其文也寶慶志云嘉定初朝廷革
文弊選前輩之文以範後學舒文靖公實冠編首世知
文靖之理學而不知其文爲當時宗仰若此當文靖時

巨公元夫甚多，乃以其文冠者，蓋其心氣和平，而議論質實，足以消詭誕之習俗，嘗聞諸清容之言，以為淳熙以後，多竊取國策莊周之詞，事遽起而輟，語未畢而更斷續鈎棘，荒唐變幻，淪胥而莫能以救斯，其所以亟取於文靖之文也。夫六百年以來，遺藁脫落，康熙中，同里萬先生充宗求之，其家得其奇零不完者四卷，南雷寄之，詩曰：甬上舒公有舊文，郵筒千里特相聞。是也。時南雷方輯宋儒學案，為撮其論道之精者，以及常平義倉鹽法茶法保長學政諸科，可以見之施行者，其輯宋文鈔亦錄其尤，予乃更釐定之，是雖不足以盡文靖之文

然而其得存者亦幸矣。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雖殘編要可寶也。行狀稱文靖於舉主無稱門生者，今觀其謝薦諸啓，皆引古諒以相規，大儒風節，不肯少屈。如此是豈可以區區文字目之哉。四先生之後裔，舒氏為盛。明嘉靖中建正學於府城者，舒氏之後人也。近已頽矣。予方謀重為補葺，而舒氏之後人復新之，予喜其不忘先生之學統也。乃勸以是藁付之梓人，而序其首。

二袁先生文鈔引 正獻公變 正甫公用

淳熙四先生之遺文，惟慈湖之集尚完，廣平則近世始得其殘編，而絜齋先生父子與定川皆不可得。予於永

二袁集今聚
珍板有之

樂大典中見二袁集大喜隨見卽鈔意謂可得還其足本而未及徧覽左降出都因念玉皇香案遙隔蓬萊未知他日尚得輟業焉否也乃卽所鈔而先編次之附以吾鄉志乘所載共得九卷絜齋居其五蒙齋居其四不猶愈於定川之無有耶三公之文頗相肖較之慈湖則平正而視廣平又暢達焉其在南宋亦名家也清容居士在元文中爲眉目接剡源之文統予觀其集源流頗自三公而出清容之祖衛公絜齋之徒也衛公得師而不能傳其學至爲史氏之私人而清容亦僅傳其文惜夫

黃南山先生傳家集序

潤玉

南山先生遺集五十六卷藏於天一閣中予讀而歎曰是先正之緒言也先生所著之書爲儀禮戴記附注中庸脈絡大學旨歸經書補注道德經附注陰符經附注四明文獻錄寧波簡要志含山縣志其雜記爲海涵萬象錄予所見者二禮道德陰符之注四明文獻錄簡要志而已最後得是集據其孫存吾之序凡五編始就而其前此之散失者已不可收拾卽存吾所編云卷末附以經書補注含山志而今無有成化四明志又載有參同契綱領孫子綱領而今無有著述之不能保其必傳

如斯也。明儒自成化弘治以前，大率篤實醇樸，盡粉飾如月，川敬軒、康齋皆有躬行君子不激不隨之風。至白沙出而氣象爲之一變。先生之於諸公，其伯仲也。故讀其集，信筆直道其胸之所有，勤勤懇懇，藻采盡落，而以理勝。其論大學古本、武成詮次，以及中庸三重之旨，何嘗不異乎朱子，而未嘗有意爲異。正與後來諸公立意爭奇者迥然。故先生雖不自預於能文之列，而讀其文者，不當以文觀之，蓋皆其心之所自得，而非浮虛剽襲之言。顧世之所尚者，文而已矣。是以四百餘年以來，洵如也。存吾所編，尚屬草本，其中舛錯甚多，予爲校理。

而出之太羹腥魚之味，非甘口腹者所知。大帛大布之冠衣，非侈文繡者所悉也。先生由臺諫而爲監司，皆以剛正清白有聲。最後觸忤都御史李實，左降含山，致仕築南山書院以講學。享年最高。顧先生之間道，少時已見其端。其代父行役燕中也，富室委產而不受，力辭大賈託女之嫌。見者皆嚴事之。而先生曰：吾幸識理趣於穉年者，皆吾師遜翁先生之教。遜翁名彥，予族祖本心先生子也。本心傳慈湖之學，以世其家。遜翁爲淇武中徵士，辭不就，而傳其學於先生。故予讀先生之文，未嘗不三嘆於吾家之學統，而茫然於弓冶之莫繼也。

滎陽外史題詞 鄭真

明廣信教授鄭先生千之所著滎陽外史一百卷吾鄉
 之以文章擅名於洪武時者也甬上文統自樓宣獻公
 始為大家而王尚書深寧繼之深寧之徒為戴戶部剡
 源剡源之徒為袁學士清容其與剡源並起者為任山
 長松鄉是稱宋元五家迂齋本堂又其亞也暨於明初
 即推先生鄭氏自德仲求齋以來一門以文獻世其家
 其與深寧之孫遂初砥礪最切先生兄弟並能文而先
 生之文益昌其時楊徵君廉夫以文章起越中先生從
 之學文然楊氏之文奇而葩先生之文質以厚其於師

門稍為轉手蓋先生最留心經學嘗及見草廬吳文正
 公問道其文平正通達而不求異於時此自宋乾淳而
 降儒者之文皆然而楊氏所傳反稱別派故先生雖討
 論其門而其文不甚肖先生嘗為裴氏作著存堂記宋
 學士潛溪嘆曰使我執筆不能過之裴氏固請潛溪卒
 辭不作姚江趙古則於同輩尤服先生春秋之說其為
 巨公心折如此先生所輯四明文獻至今流傳而其集
 希有宋檢討竹垞求明人集謂安得滎陽外史讀之者
 也予求之天乙閣范氏則在焉顧集本稱一百卷而成
 化郡志祇稱六十卷今范氏藏本則七十卷蓋其孫假

之於人而失去不完予乃重為詮次而序之明文莫盛於初年其醞釀於根柢者大率皆深厚而又恪守高曾之規矩所謂典刑未替者也其後漸衰漸支而別體錯出而不一彼其作者之心孰不存矜厲自高蔑視前人之氣而豈知其由趨而下也讀先生之文不禁為之三嘆

其呂語集粹序

洛閩遞興而後正學昌明語錄講義之書列屋兼車而明儒為尤多其所發明皆各抒其所自得也然而渾涵平正一種或疑其為正心誠意公家之言不足以竦發

靈機而語涉微奧者或不免出入二氏且非細參不足以見其妙也寧陵呂先生新吾明隆萬閒醇儒也所著有呻吟語一書其言立身行己處事接物以及居官行政之道各明其生平所得力之處即身說法洞徹乎物理人情能使迷者醒醒者懼懼者安如斯人及身疴癢之相關而怡然有所即安也不以泥古者傷今復不以宜今者背古問學經綸一以貫之蓋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而非世之張皇門戶哆陳頰舌者倫也予嘗讀姚江黃氏明儒學案言先生少時甚魯讀書不能成誦乃一切棄之澄心體認久之豁然自是遂過日不忘

有是哉從事於口耳之無益而深造嘿成之神也先生揚歷中外宵人多所不悅加以閨範圍說之謗而世莫之信至誠足以自白也睢州湯文正公最愛讀此書博陵尹公因采其粹言梓爲四卷子愛之乃更勒於粵中以廣其傳先生之自序曰呻吟者病語也病語狂擇其未甚者存之予觀先生之論道體曰道無津涯非聖人之言所能限事有時勢非聖人之制所能盡後世苟有明者出發聖人所未發而嘿契聖人欲言之心爲聖人所未爲而昭合聖人必爲之事此固聖人之所深幸而拘儒之所大駭也又別錄曰明道之學蓋有得之佛老者康節之學蓋有得之莊列者然二公能奴僕四氏而不爲其所用亦非深於四氏者不能知此意也如斯二條其殆先生之所自以爲狂者乎今尹公之所采則無一語不近人情者而予復引此二條於題詞中以見先生之所自以爲狂者其實亦未嘗狂也

穉山先生殘集序

穉山先生殉節翁洲其遺集在補陀三元寺中浮屠蔽中藏之以故紙反書磨糊汗漫不可識別萬農部履安求而手鈔之其四冊農部身後歸於叔子褐夫先生九沙編修之父也顧世未有得見者予不及侍褐夫先生

而九沙以忘分忘年之交待予最厚嘗請借鈔之九沙許諾顧以南北往來未及踐約而九沙家被火是集遂歸天上農部之得是集於補陀也尚有稗山叢談四冊其閒過從雜沓之言紀聞紀夢靡所不載雖出率筆未盡成交而頗有關係者十之六農部未及鈔身後歸於少子石園先生予亦嘗得見之嘗語石園之子欲借歸摘鈔其中之可存者附之集後亦未及得而其子死家書蕩盡不知所之又嘗聞稗山先生在翁洲輯文史一書其中皆同時諸公之作足備桑海以來之史料者其部帙甚侈錢退山侍御兄弟曾及見之此尤勝國之寶

書而今亦不可問嗚呼兵火之際忠義之翰墨往往難傳其幸而存者蓋百之一顧先生之集幸而傳者幾及百年而復失之為可恨也先生之殉節積薪文廟抱先聖之栗主賦詩自焚浩然之氣復還太虛又何有於遺集顧後死者之不能廣其傳於誰是問則予之罪也夫今予家尚有先生詩文集一卷乃高隱君辰四物而先贈公得之者又有歲寒松柏錄一卷乃陸隱君春明物而先子得之者予乃合為二卷序之而題曰稗山先生殘集嗚呼此廣陵散之僅存者即令斷曲單詞皆可起愛而起敬也序成令錢君濬恭鈔一副本濬恭之尊公

魚尾身夕終 卷二十一
三
太保乃先生門下而先殉者先生所錄文史其收太保之作最多皆今錢氏所無也濬恭鈔此集其應同此歎獻也已

吳少保文藁序

予鈔穉山吳公殘集惜其非足本五年之後得其文藁一卷於砌里李君甘谷其中尚有公之手筆焉喜其足以審證史事也爲編之集中而沈太保宸荃馮侍郎躋仲諸公所與公書亦附焉嗚呼海上之事殘斷者十九矣卽以是卷言之閩人周侍郎之夔早年故與東林殊趣及亡國後皆言其殉難今讀公請卹疏則侍郎扼防

三山勞瘁而卒是其晚節固不可謂不善然非殉難也歙人方侍郎端士本與孫熊諸公起江上最有勇錢忠介公謂其能上馬殺敵下馬吟詩相傳其曾出師江上大捷惜諸營無繼之者今讀公疏乃知其亦從亡海上在閩以都御史撫上游在浙以侍郎副戎政至己丑以後始不見蓋不知其所終矣禾人譚太常貞良挈家入閩舉兵漳南以病卒今讀公請卹疏則其子吉璉是時亦賜鄉貢進士爲中書舍人而其後諱之皆異聞也沈督師廷揚贈戶部尚書以其本戶部侍郎也然則今明史以爲兵部者非馬關學思理諡忠宣曹尚書學佺諡

文忠王太常恩及謫忠襄皆出於公之所請李侍郎長
祥亦從亡健跳然則野史以爲越中敗後卽行遜者非
至如鄭彩之子以己丑尚郡主讀之令人憤恨孫尚書
延齡家屬盡爲賊大兵繫於健跳讀之令人流涕更有
大者監國以丙戌爲元年故野史皆於庚寅書五年辛
卯書六年及讀公集乃知王自健跳入翁洲以諸臣之
請更用庚寅爲元年有奉勅撰上詔書此所當爲表出
者也公之請休在庚寅而是年尚有疏懇懇以王忽有
內降之旨不由閣票正詞力諫可謂大臣矣嗚呼陸秀
夫之日記鄧光薦之填海錄後世惜其不可得見公書
雖不完要亦攷索之資也乃更爲之序

四明文獻錄題詞

吾鄉自鄭教授千之輯四明文獻集其於鄉先輩著述
所存甚爲有功其後李處士孝謙預修永樂寧波府志
畢又爲四明文獻錄以續千之之緒其書精博張制置
之圖經非是錄幾不得傳然其書尚未分卷次蓋垂成
之作也予鈔自天一閣范氏重爲釐而次之自圖經後
別爲二十四卷處士之至行見於舊志予不具錄其讀
書則歷嘗受業於胡舜咨戴九靈楊彥常吳圭一揭伯
防遠有端緒其生平所著尚有經書問難通鑑攷證許

題之卷首

康熙寧波府志作少參傳謂少參於楊知州茂清得其父尚書碧川先生所輯先輩詩而增訂之攷之少參所自爲序無此語蓋誤也少參又有四明文獻今亦不傳

永樂寧波府志題詞

成祖詔天下府州縣皆修志書時方修永樂大典天下之志皆入焉諸書皆以爲十七年所修攷大典成於永樂六年則志之修亦在六年以前也書專爲大典而作既貢書局未嘗付梓故今天下之傳永樂志者最少吾

鄉志書其爲吾家所藏者自宋以下無一不備所少者永樂志耳及鈔大典始得之是志也里人紀徵士宗德李處士孝謙爲之其書體例絕佳生平不喜袁清容志謂其黨仕元之匪人沒前宋之遺事得此書以補之真大快事也成化中楊實所修未見此書故過於略今而後粉社之志畢具矣

錢忠介公葬錄題詞

予少時讀漢人平陵黃犢之謠以爲此一時義士生不能救死而謀葬之之作也若王子珩死諸義士有請尸之書有竊尸之舉溫公皆紀之通鑑文宋瑞死而張毅

夫亦以此垂名。嗚呼，是所謂附青雲而顯者矣。錢忠介公之葬也，諸義士合力營之，其時閩南未盡底定，海師尚在島中，故豐碑幽誄，以及啓攢祭告哀輓之作極盛。亡國之大夫所未有也。公既葬之數年，閩之制府陳經征海道出黃檗，嘗親往祭於墓下，是非人心是非之公，有脫略於忌諱者歟。葬錄中，人物之著者，大學士劉公沂春，忠介所薦，同升相位者也。都御史徐公孚遠，忠介舊交也。定西侯張名振，平彝侯周鶴芝，儀部紀許國，忠介舊同事也。尚寶葉進晟，文忠公之孫，海上曾改官翰林，姚翼明曾官職方，而是時爲僧，卽所稱獨耀上人也。

葬事出於葉姚二公之手，最力。閩僧預其勞者亦多，俱詳錄中。予嘗讀故都御史林公爾菴集，載甲午莊烈皇帝忽降神於浙所降之家，驚問帝從何來，則曰：吾往臨故大學士錢肅樂之葬，其家訝之，已而聞公果以是日葬，其事頗怪，抑或忠臣所感，信有之乎。初公之卒也，同里紀侍御哀文，故公弟子，江上從公幕下，丙戌以後，隱太白山中，鍵戶久矣。至是忽失所在，閱十旬始歸，叩之，則會公之喪也。時侍御意欲爲公謀葬而不克，公弟侍御肅圖官翁洲時，亦嘗乞墓銘於大學士張肯堂，未及作，而翁洲陷，閩中道梗，至甲午而尚寶諸公卒成之，吾

魚尾書集卷之二
聞紀侍御之集家藏無恙其會喪之作有足以附之此錄者行當訪而補之康熙丙子吾鄉陳公汝咸令漳浦聞忠介墓田多被人據貽書古田令清釐之繪圖以歸錢氏子謂濬恭使皆附入葬錄中而併紀其顛末焉

錢忠介公年譜引

錢忠介公事跡自乙酉六月以前皆譜以年乙酉六月以後至戊子六月皆譜以月蓋此三年中事跡繁多但譜以年不能盡也史記年表之外別有月表今援其例卽於年譜之中寓月譜焉戊子六月以後無所用譜矣而直引之附記其諸弟殉節之年及同事諸公殉節之年以接於立後之年至丙戌蓋嘆忠介至是始有後亦幸其至是終有後也一綫之寄濬恭其勉之矣

楊氏葬錄序

楊氏四忠之喪謀其葬者始於王水功太常而不克卒成於石門曹給事遠思爲功甚巨竟其局者林太常爾菴與先贈公楊氏之族子始終有功於是舉者諸生式傳也葬錄一卷成於式傳述其事甚詳予少時求之式傳之後人不得歲在戊午因撰李舍人昭武阡表昭武之曾孫貧甚困於屠願能以表章先人爲念爲之起敬問以昭武遺書則散佚無有願獨以楊氏葬錄來予驚

喜蓋楚石先生與昭武同被囚昭武獄中與楚石弟圓石為兒女姻故是書存於李氏嗚呼楊氏兄弟死義其家靡有子遺而遠思以圓石同年貢土地之相去八百餘里乃推愛於一門十棺同葬以同里諸公所未能者一人任之高義孰與京哉吾聞乙酉之夏遠思預於未中城守之役僅而得免其後累以蠟書致海上頻遭不測蓋平日素同臭味非一時慕義強仁者比也嗚呼古今賢愚總隨大化以俱盡即鏡川之坏土今亦鞠為荒邱惟是殉國之大節閔忠之古道天荒地老終於不朽讀斯編者其尚有感於斯文

鮎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五

鄞 全祖望 紹衣

序三

錢忠介公全集序

太保錢忠介公遺文舊分三集其正氣堂集則乙酉六月以前之作也越中集則倡義以後畫江一年中作也南征集則乘桴以後三年中作也正氣堂集嘗刻詩百十首而未就越中集嘗刻奏疏數十首而未就南征集則闕本也戊子以後公仲弟退山侍御藏之展轉柳車複壁之間未幾季弟推官航海取正本以行僅存副本

推官死而正本失。侍御奔走衣食喪失者多。所餘止二十卷。侍御合之爲一集。以付其子濬。恭屬以謹收笥。篋卽至親密友不可出示。故世莫得而見也。而子家自先贈公崎嶇桑海。所撫拾同事諸公文。字其中頗有忠介之作。予年來搜討故國遺音。亦閒或得所未有。於是濬恭捧其先集來。與予互相讐校。增補予驚喜不勝。不知何以得此於濬。恭也。顧以爲卷帙不如仍前分集之善。按年徵事。惟分集易於有攷。非敢妄改侍御定本。乃依忠介之舊耳。於是編次正氣堂集爲八卷。越中集爲二卷。南征集爲十卷。附以碑記傳記及葬錄。共四卷。通爲

二十四卷。以歸濬。恭。嗚呼。文丞相指南集。杜諸編。後世奉爲德祐以後三朝史料。陸丞相海上日錄。君子惜其不傳。忠介之集。文陸之遺音也。正氣堂集。在未經倡義之先。然讀丁孟榮傳。則知公之蒿目於諸將也。讀詩注所載福藩被禍。宰執委諸氣數之說。則知公之切齒於諸相也。讀與堵牧游高玄若書。則知公之嘆息於諸牧守令長也。至蘇松之民。焚從逆諸家。當事治之。而公尚以爲當少原其心。則公平日之所素定者何如歟。而丙戌以後之作。無論矣。自明之季。吾鄉號稱節義之區。其可指而數者。四十餘人。而惟忠介暨蒼水二家之集。得

魚坑身文續 卷二十一
傳其餘如肩仙形菴躋仲篤菴長升嘿農幼安諸公蓋
四十餘人中之表表者或不過斷簡殘編或并隻字不
可得則是二家之集不亦與球壁同其矜貴也歟退之
詆張許兩家子弟庸下不能表章先世名德今濬恭行
年七十舌耕代食而凜然時以流於張許子弟爲憂蠅
頭小字表章先世之遺文而名德所著因遺文而益爛
使退之見之亦當爲之欣然更於三集之首并以年譜
使釐然有攷焉

張尚書集序

尚書詩古文詞皆自丁亥以後才筆橫溢藻采繽紛大

略出華亭一派明人自公安竟陵狎主齊盟王李之壇

幾於阨塞華亭陳公子祖中出而振之顧其於王李之緒

言稍參以神韻蓋以王李失之廓落也人中爲節推於

浙東行其教尚書之薪傳出於此及在海上徐都御史

闇公故與人中同主社事而尚書壬午齊年也是以尚

書之詩古文詞無不與之合雖然尚書之集印墨河嶽

所鍾三百年元氣所萃也而予以藝苑之唇言屑屑歎

其源流之自陋矣嗚呼古來亡國之大夫其音必淒楚

鬱結以肖其身之所涉歷蓋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者也

獨尚書之著述噲吻博大含鐘應呂儼然承平廟堂巨

手一洗亡國之音故開公之序欲以尚書所作而小掩
 嗔之可返此其故良有不可解者豈天地閒偉人固不
 容以常例論耶當是時以蠟灘鼇背為金湯以鮑人蟹
 戶為丁口風帆浪楫窮餓而下而司隸威儀一縷未絕
 遺臣故吏相與唱和於其閒其遇雖窮其氣自壯斯其
 所以為時地之所不能圖耶嗚呼尚書之集翁洲鷲門
 之史事所徵也吾聞尚書既被執籍其居無所有但得
 箋函二大篋皆中原薦紳所與往來送入帥府薦紳輩
 懼遣說客請帥焚之帥府亦恐搖人心如其請投之一
 炬火既息有二殘冊耿耿不可焚左右異而視之則尚

書之集也說客因竊置懷而出遂盛傳於人閒嗚呼尚
 書之身可死集不可泯殺其身者梁父死所以成一
 代之純忠存其集者祀融吳回所以所護十九年之心
 氣夫孰非天之所為哉乃為詮次審定其奏疏書檄諸
 種曰冰槎集其古今體詩曰奇零草曰采薇吟其已亥
 紀事曰北征錄其十二卷附以鄉薦經義一卷予又為
 作詩話二卷年譜一卷以詳其集中贈答之人與其事
 云

周先生囊雲集序

囊雲先生逃禪而不肯上堂嗣法高公槩菴所以序之

先生於未進士
太常是其序
師

已極詳矣當時如林閣學增志方閣學以智能給事開
元皆逃禪之最有益名者然不能不為君子所譏囊雲
實乎上矣然吾讀其集則佛語何其多也曰此特其悲
憤之放言耳夫屈子之為文也其言至於杳冥荒誕而
不可詰先生之佛語亦猶是也若其志吳太常墓則足
以見其忠孝淵源終身自謂負師者正其不肯負國者
也志邵尚書墓直筆廩然其答王觀察書尤世人所傳
誦其小者如不為高祖東蕃府君乞入鄉校文字亦足
以矯末俗予嘗見鄭所南謬餘集其中多佛語幾與先
生同要之皆非釋門所得收拾先生詩亦自成一格舊

所定卷次未當今其雕本已焚於火予乃為重定之文
二卷詩二卷而序之於其端

觀日堂詩集序

春明先生觀日堂集六卷前太常林公序之董曉山先
生又序之已足以盡先生之詩而先生之子經且屬予
重為論定嗚呼宋謝臯羽作獨行之士月表又選天地
閒集蓋傳其人即思傳其言也先生之人獨行表中人
也先生之詩天地閒集中詩也今世好古之人其於臯
羽一輩流連不置為之攷索其生平搜尋其著作而如
先生者其遺行固不甚表章於世其遺文亦無過而問

者可不爲之痛心歟華亭之二陸其才非流輩所幾赧
焉入洛至使人大呼其祖父之智以問之而不自媿不
知問者之深心也先生偕其兄力持苦節以不媿世臣
之後今讀其詩淚痕隱隱行墨間是豈華亭之所可及
哉然而自先生喪失其家窶貧日甚經且亦老病嘆諸
孫之不學故以遺集屬子望爲傳之其亦可謂不忘其
父者矣未知予文之力其能不負斯諾否也先生之與
予家交誼最篤先族祖葦翁嘗貸金於先生因請以百
尺西樓七間歸之未及致而葦翁以國難死先生以其
同袍澤也以券來歸蓋其義襟若此乃予爲先生作阡
表已備書其大節顧於吾家之事闕焉因序先生之集
而見之

董戶部擘蘭集題詞

守後

董戶部官江東其不屈於悍帥南雷先生作志銘詳之
矣於其擘蘭集則略焉豈知戶部之大節讀其集尤令
人淚淫淫下也戶部少受業於漳海講學大滌山房中
其所著易學蓋猶漳海之緒言也倪文正公見其文大
稱賞之七上公車不第會稽之棲令之司餉幾至殺身
國亡遯跡荒郊甬上遺民極盛詩文亦極盛顧或筆力
不足達其悲憤之意至於忼慨淋漓莫有過戶部者屈

宋之騷陶公之詩方謝之遊記皆荒唐綿渺故謬其詞未嘗敢頌言不諱也而戶部恣其胸中所欲言是在古今亡國大夫文字中獨成一格不祇同時諸公所不逮也戶部於是集晚年手書裝潢極精題之曰擘蘭帖未嘗示人其孫胡駿藏之篋中而胡駿出遊是集爲人攜去予訪之未遇偶於陸丈書庫中得其藁本磨糊漫漶亟喜而鈔之其五哀詩七哀詩舟山九歌六烈傳文筆最壯餘亦皆哀輓之作爲多可當江東一小史也嗚呼由丙戌迄甲辰戶部之偃息衡門者一十九年孰知其斯夕悲慟如此者乎而戶部猶痛自刻責謂當時陳立

倩余武貞奮憤自溺何死不可共殉覩顏一誤謬於千里中夜恥之抑何其報國之欲然常不足也王雷之輩其亦可媿死也矣姚江邵給事之詹之仕江東也諸野乘中無稱焉今讀戶部挽詩盛稱其建義之功借箸之策錢塘旣破悲憤發疽而死哭之甚哀是又一異聞也并紀之以質越中之熟於舊事者

馮侍郎遺書序

京弟

馮侍郎簞溪集已不傳而其所爲蘭易二卷蘭史一卷鞠小正一卷自課一卷真至會約一卷先贈公書庫中有之或曰侍郎中興十二論尚有存者而求之未得乃

鈔得姚江黃氏所作墓志吾鄉董戶部次公所作簞溪始末皆并入焉蘭易以十二辟卦爲經故附之以十二月令而又有十二翼爲傳託言受之鹿亭田父其言蘭草今生大江以南者皆非屈騷所樹所紉然如漢高奮跡徒步系統三代天下所君則卽真矣何僞之有必將求所謂九畹十畝者而種之皆反古之僂民也其言之憤而怪如此蘭史先之以九品之表有本紀有世家有列傳有外紀有外傳以爲使非蘭而擬於蘭者隸於蘭焉其言又與蘭易相反鞠小正託言陶公所著謂陶公以秋九月爲正卽不奉宋正之微旨黃者魏統之色也

晉所受代子滅則思母故宋運當用魏德勝之抑鞠之爲言窮也華事至此而窮則其言更誕而無徵嗚呼屈宋之悲鬱亦嘗荒唐其詞以自抒寫而侍郎之寄意則幾入於無何有之鄉而出之亦已過矣自課一卷國難前所定讀書之程也真至會約一卷則其諸父都御史所爲而侍郎定其約者也附以上吳尚書箋則已丑所作也先贈公題其下曰此其晚年手定之藁及覆審別本果稍異焉侍郎之被戮也黃氏墓志以爲別將王昇來降請導軍以往侍郎以病不能行在灌頂山中昇竟得之高氏雪交亭集亦同而云不久王昇亦伏誅獨董

魚尾書集卷之二十一
氏所記謂出於麾下陳甲既降復歸侍郎推心不疑遂
爲內應被執於仗錫之三官寺子參攷舊聞則墓志是
也嗚呼以侍郎之梗命

聖朝不得不戮之以警多方而要之亦諒其心故降將
卒遭丁公之誅侍郎有知其亦可以瞑目矣

陸大行環堵集序

符

陸大行遺集散佚於兵火之餘者其嗣子攜入京未幾
亦卒族父友仲先生故大行外孫也時亦客京亟攜之
歸以與其孫又數十年而其家索子爲序向嘗聞之南
雷先生以爲先生蓋陳同甫辛幼安之流其古文詞鵬

騫海怒意之所極穿天心月脇而出之苦其才多使天
假之年自見涯涘詩皆志意所寄媚勢佞生市交遊而
作聲色者未嘗以片語汙之及讀先生遺集雖奇零非
完本然想見其磊落英奇如遇之眉宇也先生嘗言明
季士習之壞以爲少讀書吳中朋友親暱署其刺曰友
而止未幾而概名以社猶無乖於麗澤也未幾而更益
以盟其後噉名者日多踵事者日出聞聲肝鬢皆以此
稱謂張大其聲氣其盟主幾若齊秦之欲自帝於東西
署置同事名曰首勛擯排異已謂之屏放狂惑至此播
爲亂氣若瀾倒隄決莫之堙塞而登萊孔有德之難渠

魁遂亦以此相招集。流寇因而倣焉。夫人必身無鄙氣而後可以理天下之亂。故嘗馳書宣城沈眉生相期。禁絕而狂惑不可戶喻。可嘆也。嗚呼。由先生之言推之。蓋隱然比當時壇坫之徒。於盜賊至以此動色相戒。明季士風。可以想見。而先生以布衣諸生。竊竊然懷天下之憂。是豈徒抽青儷白。求之文字閒者歟。先生之死也。以馮千戶之刺也。當是時。小朝廷如蝸戰。武人大君。莫可嬰也。故朱閣部且死於方國安之手。顧尚書死於賀君堯。卽董戶部守諭。亦幾死於王之仁。以先生之芒角。豈得免乎。吾又嘆有明之儒者。大率迂濶而乏才。使得如

先生者。早據時位而有為。未必無補於天下。乃以三舍齋長。困於賢書。垂老得售。而滄海揚塵。書生報國。不能以赤手搏虎狼。身名與之俱斃。豈不悲夫。先生之文六卷。詩二卷。予稍為沙汰。其應酬之作。定為文四卷。而詩無所刪焉。先生嘗與先宗伯公子非堂先生。讀書竹洲。其後訂為婚姻。而集之得存。亦以吾家。則序之者莫子若也。

朋鶴草堂集序

前大理寺左評事荔堂林公朋鶴草堂集。共十二卷。其中霜懷吟八卷。則詩也。葵向篇四卷。則文也。評事生平

著書於經學則有三易評林毛鄭會箋三易衍奧於史學則有明史大事紀聞明臣傳疏甲申以後丹史而甬東正氣錄蓋與徐監紀霜臯高員外隱學共爲之今其書多軼不可得矣朋鶴草堂集猶幸存僅失去文一卷甬東正氣錄亦存僅失去所選王評事文一卷予乃論定其詩精選得四百餘首文三十二首合爲六卷別求得王評事文補入正氣錄而評事之集卽以編之正氣錄之後蓋評事固正氣錄中人也其著述亦正氣錄中一種也吾鄉當改步之時足稱忠義之區其幸而不死者皆不媿於古之逸民而風格最高者王太常水功與

評事也予嘗作評事墓表已述其大節茲者諦觀評事之書重其介未嘗不歎其愚夫天旣厭明人力莫可如何評事以朝不坐燕不與之身潔已不出其亦足以報國矣冠裳不改終身縞素其亦足以見先人矣而充其意似乎必欲揮魯陽之戈返西崦之日如醉如夢以相從於危機其所望於故家子弟必盡裏足不仕而後可是不亦愚乎南湖九子之集皆逸民也其一晚年稍通時貴之交評事與太常幾叱而絕之欲廢社其人謝過乃止其一已逝或以其遺行可疑評事太息以爲前此弗之知特志之丹史中門人有官通參者正附要津評

事不之禮焉。及其以罪投繯，其家諱之，而評事筆之以為世戒。自曰：世更以其數言，百銀轉事，太息以然。新朝之薦紳，其不為評事所拒者，祇陳編修怡庭一人耳。嗚呼！其有不可及之愚也。斯其所以有不可易之介也。評事當甲申以前，受業於戢山先生之門，又從漳浦先生游，歸而與華王二公為鶴山書院之講。斯朋鶴所由名也。其可謂不媿師友者矣。評事僅一孫，今居天門山中，微甚。
雪交亭集序 不媿其愚夫天門知州八丈莫百成
前武部高公燦菴雪交亭集十二卷，桑海閒著述也。自

甲申以後，分年為紀，至於癸巳而止。又有特紀附紀，凡忠臣義士烈婦，皆有小傳，并錄其人詩文之有關大節者，而一時哀輓之作，有關其人者，亦預焉。雪交亭者，前閣部張公鯢洲之寓亭，在翁洲，其左為梅，其右為梨，每歲花開，連枝接葉，如雪閣部正命亭，亦地而泐，東亡國大夫瞻念不置。故姚江黃都御史梨洲，以名其亭於姚之黃竹浦，武部以名其亭於鄞之黃竹嶼中，武部生平著述極多，其詩古文詞，為肘柳集，其三度獄中得琴法於華公嘿農，為琴譜，而所攷證鄉里故事，為敬止錄，敬止錄部帙尤巨。今聞氏所作鄞志，辨黃公林，辨大禹廟

皆本於武部顧藏於家無副本盡蝕於蠹琴譜亦不傳
獨肘柳集尚無恙而雪交亭集手藁在陸先生春明家
雖高氏亦不知有是集也雍正戊申予求故國遺事從
陸氏得之爲之狂喜其後奔走京洛者十年乾隆戊午
乃招武部之孫石華觀之石華肅拜手澤摩挲百遍潛
然涕下因請鈔所有肘柳集見遺以易鈔此集予曰諾
然石華年已八十兩手不仁家貧甚不能蓄寫官雖有
此約未及踐也而石華亦卒其子以大故無暇及此又
不肯出其書將來肘柳集之得傳與否尚未可定則是
集也武部之婆心碧血所成其可不廣鈔以傳之哉武
部之大節讀是集者如將遇之顧所紀止於癸巳其後
如滇中死事諸公海上從亡諸公尚多武部卒於康熙
初年當必有續集而今不可得見矣嗚呼故國喬木日
以陵夷而遺文與之俱剝落徵文徵獻將於何所此予
之所以累晞長歎而不能自已也

春酒堂文集序

周容

鄧山先生以詩名甬上甲於同里一時諸遺民董戶部
次公謂其詩一畫二書三文四惟先生自序其文亦以
爲晨窗燈夕所成之小篇也先生子宛春既乞予銘阡
又屬予論次其文予爲去其十之五而存其有關於名

節者數十首。次爲二卷。足以想見先生之生平焉。且文之足傳者。亦不在多也。往者同里左丈江樵。最持標格。其論先生。尚嫌其未絕酬應。遂以酬應而不無委蛇。因有商容之語。此亦春秋責備賢者之義。然布衣報國。自有分限。但當就其出處之大者論之。必謂當窮餓而死。不交一人。則持論太過。天下無完節矣。今觀先生之交。如神宗皇帝御書記白尚書古。占記浮光杯記。巾子岡記。已亥亂後憶記。以及髮冢銘十篇。幾於每飯不忘故國。黍離麥秀之音。讀之令人魂斷。他如謝氏宋槩漢書記。石將軍廟碑。睢陽廟碑。柳敬亭傳。觸目皆桑田之感。陸機陸雲鄭虔諸論。悲憤尤深。其上沈彤菴閣學書。江瑤柱賦。可謂不負知己者矣。祭金孺人文。可謂節義刑於妻子者矣。吾聞先生之詩。其有關名節者。多以被焚不存。則今所存。亦非其至者。有此數十首之文。沙汰雖嚴。芒角愈出。卽謂有光於其詩焉。可矣。

杲堂詩文續鈔序

李君甘谷。出其王父杲堂先生未行之集。詮次闢雕。令予任覆審之役。予喟然歎曰。先生是集之得傳也。悽矣。謝臯羽之卒也。自其晞髮集游錄而外。皆以殉葬。故不存。鄭所南沈心史於井底。三百年而始出。近有方韶父。

之裔孫逢人頓首求其先集足本而不可得。臯羽之幸而存者，冬青之歲月，西臺甲乙之姓氏，尚成疑案。所南之幸而得出者，或且以爲姚叔祥之贗本。由此觀之，韶父之集之遇也難矣。臯羽棄家客死，所南無後，其零落良不足怪。韶父之後人賢矣，而其生已晚，斯其所以爲好事之恨也。殘明甬上諸遺民，述作極盛，然其所流布於世者，或轉非其得意之作，故多有內集。夫其內之云者，蓋亦將有殉之埋之之志，而弗敢洩。百年以來，霜摧雪剝，日以陵夷。以予所知，董戶部次公、王太常、無界林評事、荔堂毛監軍、象來、高樞、部隱、學宗、徵君、正菴、徐霜

臯、范香谷、陸披雲、董曉山，其祕鈔甚多。然而半歸烏有。予苦搜得次公荔堂披雲三家於劫灰中，水功隱學尚餘殘斷者存，而象來正菴霜臯則不可得矣。然諸公猶非其絕無者。若駱寒厓、李玄象、高廢翁，則竟不可得。卽以李氏而言，戒翁譽叟，其與先生共稱三李者也。皆無完集得貽於今。嗚呼！諸公之可死者，身也；其不可死者，心也。昭昭耿耿之心，旁魄於太虛而栖泊於虞淵咸池之間，雖不死而人未易足以知之。其所恃以爲人所見者此耳。此卽諸公昭昭耿耿之心也。而聽其消磨腐滅，夫豈竟晏然而已乎？勃菀煩冤，且將有所憑以爲厲，非

細故也甘谷表章舊德盡發羽陵之藏加以疏證使後世昭然見先生之大節討論文獻者不至有冬青歲月西臺姓氏之疑叔祥贗本之患韶父後人之痛予蓋為之喜而不寐者數日幸逢不諱之朝采薇采芝之音得以不終湮沒其亦賢子孫之樂也甘谷去年一病幾死病中之惓惓惟此集予曰子能以此為念不須觀廣陵曲江之濤也及其愈也始決意開雕然則先生之集之得傳也悌矣

碧樵先生集序

碧樵先生既出險貧不可支乃出遊尋倦而歸居城東廂之薜蘿菴無日不讀書無日不鈔書有所得則次論之其著書之日見予所作先生墓表中今相去七十年耳先生子孫困於市井遺書無一存者并所著亦喪其十九予力求之得其賜隱樓古文要非足本祇鹿溪新語尚無恙而詩竟絕少到處摺撫不滿百首乃合編之為八卷聊以存其一斑耳吾聞先生中年有春秋經傳纂注即所稱魯書者也忽失去爰作大招廣招之此望思之詞以當臯復踰二十年而重得之商河狂喜祭以蒸豚酌以百花露酒同社諸公傳為佳話豈意一返道山種種零落可為流涕近者吾鄉後學茫然於桑梓典

魚尾集卷之三十一
型之望如先生者不過謂其能書豈知其詩古文詞縱
稍耳食其詩古文詞要不知其經學史學之深沈博大
至於故國大節足以麗日星而降霆電者則幾無一人
能言之予畱心耆舊季漢獨行之士登月表者先生其
眉目也先生對簿之詞忼慨光明足爲臧洪一輩寫照
底蘊具見原不僅在區區著述間而於其著述亦正足
窺其生平得力之所在釀之有素故一旦臨危遇難確
乎不拔非匹夫卒然慕義因以成名者之比也然則因
先生之大節而愈不能不惓惓於其著述者蓋亦斯人
之同情而竟以叢殘厄之其亦如之何矣抑吾猶幸此

叢殘之不盡漸滅尚有足慰罔羅之願者方予之求先
生書也并得楊推官葬錄一卷中有先大父贈公與先
生議葬推官兄弟始末予尤訢然樂而鈔之

耕石老人詩集序

耕石老人姓李氏名文純字一之又字姬伯鄞人也鄞
之砌街李氏明室世臣國難後先生從父儀部預於五
君子之禍殉義其嗣子文胤懂而得脫同時九宗子姓
樞部文景農部文昱從亡而死樞部文纘亦以預五君
子之禍幾死評事文燿參軍允智坎塲以老先生同在
諸公八幕之列顧別具保身之智不罹其難尋匿影奉

化之求郵事定始復入城亦不輕見一人其所唱酬止於兄弟時人稱爲戒菴先生集中之詩以五律爲長城深入唐人之室自其少時侍父宦蜀卽爲撫軍都御史曠昭所賞訂忘年交晚歲律益細顧身後散失者十之五今僅存瓢貯四卷當時貯之於瓢者也先生嘗自歎曰昔人恨無知己欲以青蠅爲弔客吾猶嫌其闕未若枯竹頑石相與賞心風味殊不惡而先大父贈公諧之曰青蠅豈僅嫌之而已也夫北都之青蠅陽羨烏程武陵韓城并研是已夫南都之青蠅貴竹懷寧是已夫越都之青蠅戚畹之張毛閣臣之田謝是已營營者乘時而化不可方物或爲梟爲獍或爲鬼爲蜮方當投畀豺虎尚憂不食而謂但移牀以遠之閉門以拒之耶如吾戒菴者猶忠厚之論矣先生爲之歔歔流涕相對不語者竟曰予讀先生之詩冲和雅淡絕無怨悱之音然亦尚有不能自禁者如新樂府秦舞陽一篇託辭於荆卿之降秦以詆故國諸臣之改節哭華嘿農王占一詩二篇消魂於山陽之笛至若潮回京口風利石頭日月重開山川一洗則猶向丁鶴年海巢中有宣光綸旅之盼焉夫孰謂其守枯竹頑石以老者雖以是瓢爲中流之一壺可矣讀畢因述先贈公之語以序其端茫茫桑

海想見欷歔流涕時也

南雷黃子大全集序

南雷先生之集累雕而未盡其稱南雷文案者凡四種而壬辰癸巳以前所輯曰始學菴集不預焉其稱南雷文定者又四種而壬申以後曰病榻集亦不預焉先生嘗欲合諸本芟定之為文約未成而卒而竟有所謂文約者慈谿鄭南谿喜而雕之然不知非先生之手裁也先生之文其深藏而不出者蓋以有待不可聽其湮沒也而在雕本中反疑多冒附之作讀者多不之審予乃從南谿家盡取先生之草藁一一證定皆以手跡為據

於是義熙之文畢出而冒附者果不出予所揣乃補其亡汰其偽定為四十四卷而廬山真面目見矣先生之文累有更竄故多與舊所行世之本不同者又皆以其晚年手跡為據惜乎南谿下世不得與其討論之

讀史通表序

在昔周秦之世百二十國各有寶書而又別有太古以來年紀則後世之年表也世本則後世之世表也皆與正史相輔而行是以旁行斜上之譜太史公猶及見之準以作史夫既易編年為紀傳則表尤重何也本紀世家總全史大綱其初如羣雄割裂合并之歲時其繼如

百官策拜罷免之事跡紛綸雜糅是非列行紫紙編字
 輯香即善會通者不能舉其要也以志而論宜若不關
 於表然予觀班氏百官公卿表勛階資格一一詳列而
 後備及其人之遷除是表中有志也其所載章采之制
 又兼輿服一門蔚宗於東漢百官芟去邊韶崔寔延篤
 之表為志則遷除闕如矣宋藝文志尚有東漢百官表一卷晉荀綽作
 百官表當屬舊史十八家所有而唐人去之遂以無徵
 新唐書方鎮表亦所以補地理志之不備以視五代史
 職方攷詳略懸遠巽巖嘗作江左方鎮年表不知尚然有存否又有五代三衙將帥年表
 則表固有足以兼志者而志不可以去表也其餘功臣

諸王外戚恩澤諸表封爵之籍賴以不泯故馬氏節略
 諸表載入封建攷中雖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世多詳其
 無補然未嘗不與官氏志相表裏也列傳所載更繁甲
 乙互混前後迭移大略以表正之或者名薄功微行事
 既不少概見姓氏又莫可附麗即籍本表以當附傳即
 其有傳者功罪事實傳中之所未備亦多於表見之故
 吳江朱處士鶴齡謂史既無表則傳不得不多傳愈多
 事愈繁而其中或反有漏而不舉者然則史之於表其
 所係為何如也至於列朝史例不必相沿其因革離合
 之閒當折衷以用之太史公依受命譜作秦楚之際月

表班氏并入異姓諸侯王表而月表之旨遂晦後世不復有作月表者皆班氏之失也漢魏隋唐之交不以月計之何能瞭然新唐書宗室世系表通敘諸房支葉然唐自天寶以前帝子之封王王子之封公者並有世爵可稽不比於宋天家子姓原以傳爵爲重不當混列遼史譏公主不應作傳不知唐以安樂太平之故故特置之其餘史祇應如蔚宗附之后妃之末而初爲表則又無謂也惟屬國蕃部表足與四裔列傳證明爲古人所未有而交聘往來古禮攸存又國事攸繫皆當追補元史三公之表但須歸諸宰相而以樞密院御史臺增入

之世有作通史者以構昧之例求之當百世不易也予初讀二十一史卽取諸表諦視略得其義蘊之所在以爲是固全史之經緯如肉貫鼎非徒取充口耳雖誦三桓七穆以自夸者因思盡爲綜勒獨成一書但各史之未具者多以萬處士斯同所補爲據而萬氏之書尚多闕略因爲稍稍續葺更得如干其於前人所已有更爲疏證而審核之或閒遇訛錯則仿溫公攷異之例略加訂正聊以充讀史者之目錄

五倫歷朝人物世表序

歐陽公表宰相世系讀者多以爲繁費無補不知唐以

前重族姓至勤宰相之力為之講明歐公蓋有見於杜
正倫李義府寡恥之徒故作此以別原委蓋范宣子之
言世祿雖不可以當不朽而至於數典忘祖則古人笑
之是可以見族姓之重原不自過江始也況故國之有
世臣非徒喬木之謂封建既亡諸侯王之表不作而紀
其系望以昭開國承家之旨君子尤於此感世運焉予
撰讀史通表既竣別作歷朝人物世表二十卷合二千
餘年之王侯將相卿尹牧守凡累世有見於史者即牽
連志其人代而儒林文苑亦附見焉其或陸陸無可書
則雖蔭襲之烜赫門地之高華概削不錄懼蕪文也讀

科舉之世此况
有不由科舉
者乎

者披覽之下若者家聲世接若者種惡代傳若者隕宗
若者幹蠱是亦春秋之意已予友鄭箕谷檢討嘗語予
科舉既盛世家將替即有明一代可見予於宰相傳中
枚舉如崑山之顧合門仗節禾中之錢兄弟死事者凡
十數家欲為勝國系望生色嗟乎以九世之卿族預累
朝之佐命此世家之極盛而陽源子弟之所嗤不知讀
王謝世表者以其言為然否也

巽巖作王謝
世表一卷

歷朝人物親表錄序

六朝重親表支系其見於史家者晉人有中表實錄齊
人有永元中表簿梁人有親表譜是蓋當時甄別族姓

之學所藉以相羽翼者平園謂天子以之定流品士大夫卽以之通婚姻也三唐以後科舉盛行於是世人不尚譜牒而此種書籍亦俱廢棄予謂爾雅於宗族之末卽以內外戚黨繼之蓋數者雖非骨肉之親而其於五倫也如經之有緯故國家一代盛衰之運學業氣數強半由此而分雖或其中薰蕕雜出未嘗不有參錯然大畧可觀也予旣撰歷朝人物世表因復仿前人之例作古今親表錄以補之其締姻帝室得預戚里者列之於首次則內外大臣皆以其於國事有關而推之至於儒林文苑因記魏楊遵彥謂魏收修國史論及諸家支葉親姻過爲煩碎頗與前史之體不合收以中原喪亂譜牒遺軼是以具書其派斯亦宏長舊聞之意未可以穢史竟黜其言至予之所葺直爲古今人物起見非徒以存諸家之系望似較當塗更進一義而其書又孤行正史之外并不必以遵彥所言爲嫌也其間或參以議論者大率皆前人未發之隱如荀文若結連於常侍不特朗陵公世德之衰而可以見東京黨錮之餘氣節漸以墜地不待投身霸府而知之也張延賞不受李晟之昏則大歷以後朋黨之萌芽也荆公之有蔡卞其人本殊途而竟以成新法橫決之禍是又運會之有嘿主其閒

者也。旁魄縱觀，固不得以簿目之書盡之矣。且夫江左河北門戶之習過甚，乃至天子厭之，爲之改定甲乙，猶有所謂禁婚之家，支拄牢固，是真極重難返之勢。若夫遭逢百六之世，雜亂搶攘，有如周伯仁之母，則是錄也。其所感不既多乎哉？是錄一以正史爲主，其金石之遺文別集之錯見者，亦附入焉。蓋溯濂溪之道脈者，必推原於鄭向陸誥，而愛山谷之詞翰者，餘慶流於徐俯，是雖正史之所不書，要不謂非名教中之佳話也已。

困學紀聞三箋序

深寧王先生文集百二十卷，今世不可得見，其存者玉

海部帙最巨，尚有附刻於玉海後者十餘種，而碎金所萃，則爲困學紀聞。顧其援引書籍奧博，難以猝得其來歷。太原閻徵君潛邱嘗爲之箋，已而長洲何學士義門又補之，斯二箋者

世宗憲皇帝居潛藩，皆嘗充乙夜之覽。近年祁門馬氏以閻本開雕，而閒采何說以附之。桐鄉汪氏又以何本開雕，良後學之津梁也。潛邱詳於開索，其於是書最所致意，然筆舌允漫，不能抉其精要。時挾偏乖之見，如力攻古文尚書，乃其平日得意之作。顧何必嘵嘵攬入此箋之內，無乃不知所以裁之耶？義門則簡核而欲高自

標置晚年妄思論學遂謂是書尚不免詞科人習氣不知已之批尾家當尚有流露此箋未經洗滌者歲在辛酉予客江都寓寮無事取二本合訂之尤者刪簡而未盡者則申其說其未及攷索者補之而駁正其紕繆者又得三百餘條江西萬丈孺廬見之歎賞以爲在二家之上予學殖荒落豈敢與前輩爭入室操戈之勝况莫爲之前予亦未能成此箋也胡身之謂小顏釋班史彈射數十家無完膚而三劉所以正小顏者正復不少是書雖經三箋然闕如者尚多有之又安知海內博物君子不有如三劉者乎予日望之矣

增補宋元兩上耆舊詩序

李隱君杲堂於兩上耆舊自謂用功多矣顧宋元諸公所佚者多殆末見其集耶杲堂向范侍郎天一閣求宋元人集乃史忠定王鄧峯漫錄在閣中有二部而亦失之豐清敏公補花詩載在宋文鑑而亦失之陳西麓之詩盛行於世而亦失之舉此三者其餘可知矣先公嘗手葺宋元兩上詩一十六卷以補杲堂之闕至數十家命不肖曰吾所見書不能備汝可隨所見續之不肖學殖荒落衣食奔走無以仰副先公之意謹再拜序之以俟後世之博雅者

帖經小課題詞

予主端溪講席未及期坊人哀諸生所業將以問世而乞言於予予歎曰粵中白沙泰泉諸先生講學之地也諸生勵勵從事於文非先正之所望也雖然文亦大有差等矣有見道之文有經世之文降而為詞章之文而詞章之中差等亦正復不一又降而為場屋科舉之文則本不可以文稱特以其依託遺經而推之而數百年來功名之徑所自出愚者遂以為天下文章如若是端溪諸生前此亦未能脫然自拔於時風眾勢之中予至稍以經史之學導之其中亦多有志者雨聚筮宵續燈相約不為世俗之文而曾未幾時其文果為之一變試以是集觀之不特不肯為場屋下劣之文若并不欲僅以詞章見者由是而進之未可量也諸生勉之矣夫粵中固白沙泰泉諸先生之講堂也

句餘土音序

吾鄉詩社其可攷者自宋元祐紹聖之間時則有若豐清敏公鄞江周公嬾堂舒氏而寓公則陳忠肅公景迂晁公之徒預焉建炎而後汪太府思溫薛衡州朋龜王宗正珩相與為五老之會以孝友倡鄉里敦龐之俗而唱酬亦日出乾道淳熙之間丞相魏文節公杞史文惠

公浩並歸田張武子朱新仲柴張甫皆其東閣之彥寓
公則王季彝葛天民之徒預焉綠野平原篇什極盛慶
元嘉定而後楊文元公袁正獻公樓宣獻公寓公則呂
忠公多唱和於史鴻禧碧沁館中顧諸公以道學爲詩
不免率意獨宣獻不在其例耳同時高疏寮史友林別
有詩壇則從事於苦吟者也史樞密宅之兄弟偕郎壻
趙侍郎汝楫輩在湖上又爲一社咸淳而後甬上之士
不見用禮部尚書高衡孫軍器少監陸合知汀州汪之
林而下四十餘人一月爲一集顧其作少傳者宋之亡
也遺老自相唱酬時則深寧王公爲主盟陳西麓尤工

詩寓公則舒聞風劉正仲之徒咸預焉已而有陳子翬
鄭奕夫徐本原章壘諸君嗣之清容學士之家居也鹿
眠山人哀以兄弟相應和而蔣遠靜輩皆爲故家之良
其後則鄭以道蔣敬之王遂初博繼霸焉是宋元三百
年中吾鄉社會之略也人代日遠徵文徵獻誰有若正
考父其人者然而豪芒流落尚可收拾予嘗欲爲李杲
堂前輩補甬上耆舊錄首於此三致意焉明之詩社一
舉於洪兵部再舉於屠尚書三舉於張東沙四舉於楊
沔陽五舉於先宮詹林泉之集是則杲堂序之詳矣六
舉則甲申以後遺老所會林評事荔堂有九人之序寓

公余生生有湖上七子之編高隱君鼓峰有石戶之吟
其中詩稱極盛而尚未有人輯而彙之者承平而後詩
盟中振鄭高州寒邨周卽墨證山姜編修湛園董秀才
缶堂舒廣文後邨諸公爲一輩胡京兆鹿亭張大令萼
山諸公又爲一輩雖其才力各有所至未盡足以語古
人然要之高曾之規矩所寓也數年以來前輩凋落珠
槃之役將以歇絕予自京師歸連遭荼苦未能爲詩除
服而後稍稍理舊業與諸人有真率之約盃盤隨意浹
旬數舉而有感於鄉先輩之遺事缺知多標其節以
爲題雖未能該備然頗有補志乘之所未及者其敢謂

得與於斯文亦聊以志枌社之掌故亦未必無助乎爾
會予又將有索食之行未能久預此良會同社諸公因
哀集四月以來之作令予弁首予爲述舊聞以貽之而
題之曰土音以志其爲里社之言也

重修桓溪全氏宗譜序

吾家宗譜肇自元代王先生應鳳所爲序至明則重修
於直道介菴兩府君在弘治中而成於菊莊芹塘兩府
君在正德中則楊尚書碧川序之然體例猶未密工部
公重修在嘉靖中體例備矣宮詹公續之在萬歷中宮
詹卒成於兼山府君釐爲二十八卷凡狀志碑傳之類

無不畢載正本藏於宮詹書庫副本藏於先贈公國難作贈公入山其書被火而宮詹書庫之本亦流傳於宗人無收拾者遂失其半所失在正德以前不可復輯宗人死并其半亦幾失之先公急購而歸焉禱於列祖之靈魂搜夢卜以求所失之半頗聞其歸於錢唐宗人而再三求之不可得雍正甲辰以展墓入桓溪不肖侍行桓溪宗人多務力田茶鑑藥竈之間忽見有紙墨甚舊則正德中草譜也大喜然其書已斷爛蓋始祖侍御公以下分爲東西前後中田南北八宅工部公以下南宅也今惟東宅田宅之譜完好無恙而其餘多有闕者先

公徧取影堂栗主首尾覆審始得粗備嘗太息謂萬編修九沙曰籍父數典忘祖識者知其無後然眉山蘇氏之先自渤海府君後失其世系者再正不敢如沈約魏收之誣祖以自欺也蓋自唐以來譜系之衰久矣夾漈號博物而序吾全氏世系自祥符登科全安石始吾家譜系之衰更久矣今吾闕其不可攷者存其可攷者後有人焉成吾志而竟其緒其庶幾乎於是方排纂文獻之爲舊譜所遺者又欲續萬歷以後五世家傳而不肖負戾牽連大故悲夫予家自宋以來父兄子弟所相詔相勉者皆重不言而躬行故咸淳八徵士之高風義田

宗老之卓行本然本心二先生之理學遜翁王翁修齋之詩詞皆傑然可傳而圖經所載無及之者不肖嘗以問之先公則曰蓋嘗聞之上世斯民之直道久已泯矣志乘之著錄大率以祿位聲勢爲主非是者弗預也本然先生嘗讀延祐志書而歎曰袁氏號賢者其徇私曲筆一至於此何況其餘因戒後世子孫不必求人作傳故自正德以前吾家皆以潛德自勵非是譜也不知先世之厚積如此也嗚呼爲善而不求聞於人斯其爲真君子也然則是譜之傳所以示吾子孫之圭臬而當恪守而弗失者豈淺鮮哉相溪之譜八百年矣服則已窮姓則已殺屬則已竭而其未窮未殺未竭者舊德雖衰規矩尚存先疇雖減阡陌未散斯先公之所以惓惓而不能自已也於是不肖披淚含豪百拜而爲之序

董氏重修族譜序

鄞之董氏居於西廂者最大蓋自東漢徵君之後累遷之四方及晚宋復遷於鄞又由鄞而遷慈至明初梅隱先生復居於鄞其譜嘗累輯矣今年董氏之賢者曰崑愚樂窩學修重論定之而商榷於予其自梅隱先生以後蓋良譜也而遞推而前者有可疑焉夫何以徵其良也鄞之南湖亦有董氏其最著者有明殉難兵科都給

事中志寧是也精忠大節足重一代鄞之北郊亦有董氏其最著者有明戶部郎守諭是也碩學高行蔚爲人師是皆嘗與西廂諸董敘兄弟之歡者而譜中弗敢收焉其慎也然則何以自梅隱先生而上漫無依據任心附會質之唐宋正史之系望而不合攷之宋元舊志之支屬而不合夫數典而忘祖不可爲也扳援華胄而誣祖尤不可爲也今董氏之載筆者能嚴之於一二十世之中而忽之於一二十世之上是何以故乃爲書一通抉摘其誤之甚者以告之而耑愚兄弟曰善是皆出吾慈水舊譜之所載者先人亦嘗疑之而弗敢遽刪也今

得吾子之言旣明且清請溝而出之仍歸之慈水之舊譜而今本弗令雜焉予喜其兄弟之虛衷也遂爲更定其凡例而甄別之爲書一十六卷皆其可信者也嗚呼自宋以後譜序已亡予嘗欲纂甬上世家支系表稍以爲同里正氏族之源流弗令庸妄人得謬相因託而忽忽未就也甬上世家之譜惟槎湖張氏最精先宮詹公修吾家譜實取法焉其後秣陵焦文端公登其目於國史之志今董氏之譜其足以嗣響也夫

九日行菴文讌圖序

揚州爲江北大都會居民連甍接櫺笙歌輿從竟日喧

聚其於清歌雅集蓋罕矣。城北天寧寺爲晉謝公駐節時所遊息。其中有行菴。吾友馬君嶰谷半查兄弟之小築也。地不踰五畝。而老樹古藤。森蔚相望。皆千百年物。閒以修竹。春鳥秋蟲。更唱迭和。曲廊高榭。位置閒適。出門未數百步。卽黃塵濁流極目。令人作惡。一至此間。蕭然有山林之思。乾隆八年九月。嶰谷兄弟招集同社一十四人。祀陶公。出所藏仇實父白描像。懸於閣上。各賦一詩。予方留滯西泠。未得預也。又踰旬而予至。諸君方擬繪圖記之。嶰谷曰。此中不可無君。乃以展日更舉。令予得陪卷軸之末。而洪君曲溪兩度。皆以病失約。然故

吟社中人也。亦補入焉。予太息謂嶰谷曰。謝公之風流千古如在。然公遊息於斯也。則與東山賓從之樂。稍不同矣。公之爲是行也。蓋以符氏之亂。思北定中原也。而其時公已困於讒。不自安於朝。雖在河朔。極有可乘之會。而神明內索。徘徊不能自前。老師左次。卒無尺寸之功。坐失事幾。吾每過召伯之埭。叩法雲之菴。祠未嘗不喟然三歎。以爲明德之衰也。至若九日嘉名。陶公高格。固在羲皇懷葛之間。然而讀其止酒之詩。蒼梧漢水之感。則黃花白酒。蓋亦不得已而寄情焉者也。今吾輩生逢太平之世。書淫墨癡。是處留連。胸次中了無一事。

爲江湖之幸民。論人雖甚媿，論其時與地，則不可不私相慶也。諸君曰：善圖之，詳已見於厲君樊榭記中。一十四人者，胡都御史復齋、唐翰林南軒、皆楚產，厲徵君樊榭、陳隱君竹町、與予皆浙產，王徵君梅泂、則吳產，餘皆居於揚者。予之許序斯圖也，三年於茲，今夏重披圖捉筆，而南軒已化爲異物矣，爲之惘惘。

公車徵士錄題詞

科舉簿目，有出自官者，有出自私者。東觀奏記、鄭灝知舉、宣宗索科名記、灝屬祠部員外郎趙璘採訪進士及諸科登名者，成十三卷。始武德元年，至大中十年，勅付

翰林，并著爲例。以後逐年編次，唐志又有崔氏顯慶登科記五卷、姚氏科第錄十六卷、李氏登科記二卷，以訖於樂史蔡元翰洪适所輯。此皆廟堂所以備科名故事者。卽今禮部春試直省秋試所有進呈試錄是也。館閣書目，又有諱行錄一卷，以四聲編登科進士，起興元元年，至大中七年，宋敏求續之。是後同年小錄、同歲名諸書，相繼不替，則在下者所輯，以志一時同岑之盛。卽今春秋二試所有齒錄是也。蓋攷其所自始，則漢時已有之。孔叢子、孔季彥曰：今之上計，追紀先君。下錄子弟同盟締素，是非簿目之祖乎？詞科之在唐宋，投牒請試先

獻所業於典未為甚隆。國朝則出自大臣之薦剡而以鶴書致之月給農部之金以需試期是漢人公車門待士之制也予作詞科摭言於已未百八十六徵士已仿高允徵士頌之例詳為書之其接今科則尚未能遽成書也乃先取同薦諸公姓氏里居世系合為一錄攷漢晁家令唐張文獻對策皆先序其舉主故於是錄亦以舉主先之夫公車之辟出於尋常科舉之上則是錄固非春秋科目二簿之比而要其所以為公車重以無負大對者當何如歟

重葺岳陽樓志序 代作

岳陽樓之著也自唐始然張燕公趙冬曦則但稱南樓崔魯則別稱洞庭樓李羣玉則稱驛樓而更追而溯之顏光祿當六朝時已稱之為巴陵城樓或曰別自有樓非一地也或曰一樓而異名也蓋世遠莫之能明而以諸公之詩證之則似即此樓為近之惟洞庭為湖南之勝岳陽又為洞庭之勝而其所以得文正之記以著於天下則實自太守滕公子京乃志之所由始也滕公為安定先生高弟其才踈馳千古讀其上范公之書以求此記其詞增屹鞞鞞筆力浩大世但知文正之記之不足與少陵襄陽之詩相配而不知子京之書已足與文

正之記相配所謂山川之靈非偉人之文不足以發之者斯之謂矣嗣是以來有明三百年代有續編而亦多所殘失如滕公所稱丁侍郎夏尚書諸作不可得而見矣予承乏一麾閒為之補其遺佚序其紊亂而重雕之自慙譾劣不足以望子京以振斯樓其聊以充三湘之掌故焉爾

鮎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五終

鮎埼亭集外編卷二十六

鄞 全祖望 紹衣

序四

西湖金石文字錄序

吾友仁和丁君敬身今世之隱君子也少不喜治舉子業沈酣穿穴於古人之書然家貧甚其二親皆年高敬身本郊居日賣米以供甘旨左手操釜庖右手挾書戶外之屨問字與請糴者半予戲之曰昔宛陵先生言廬陵自欲為昌黎乃以我為孟郊今諸公多謬推予為竹垞將屈公為周貧敬身曰謹如約但吾所著西湖金石

文字錄需君序之敬身最留心史事嘗舉集古錄序以爲殘碑斷碣每足與紀傳正其闕謬非徒以詞翰之工區區取玩研席而所居適在舊都往往杖策懷乾糒獨遊空山經過一古寺一荒塋卽婆娑其間少有所得若載七寶裝以歸自南宋二百年以來帝王威魄之營建將相之居停騷人俠客之寄寓凡吾輩攷據而未悉者以問敬身輒欣然肱篋旁推曲證如賓諸掌予嘗謂宋史自南渡以後最畧得敬身之錄所補不少西湖四山之中多有遊人所未至者一日敬身周走南北兩峯徑入深處有事於摩挲突有一虎肩摩而過山人踉蹌避

散敬身不知也日閒旣多俗務夜分卽手鈔之十年閒其書裒然告成箋疏確鑿而未有有力者梓之以行世嗟乎後世士不嗜古或閒有嗜之者而力不足以售其志燾平政始石經六朝牧伯以爲柱礎之用又況其餘耶敬身以一布衣躑躅湖山爬梳金石雖其書止於一隅而其事關於一代不已偉哉予因諧敬身曰周箕特詞人耳不若君是書之必傳也敬身曰然則尤賴子之文以壯之予雖媿不敢當然不敢辭作西湖金石文字錄序

青士爲人者我
有氣節者
僅以初人目之

厲太鴻湖船錄序

雍正己酉吾友厲二太鴻相遇於揚以所輯湖船錄示予且令弁一言於其首是年予入京師東臨碣石以觀滄海辛亥南下太鴻方臥病不得一握手明年予復北轅轉盼五載偶過唐丈南軒座上則太鴻之書在焉不禁根觸於平山之諾因輒濡筆爲文以寄之西湖爲唐宋以來帝王都邑一舉目皆故蹟太鴻蒐金石之遺文足以證史傳訪池臺亭榭之舊事足以補志乘而獨倦於蘭漿桂棹之間繁舉而屑數之說者以爲是騷人之結習學士之閒情也雖然太鴻之志則固有不盡於此者江南佳麗西湖實出廣陵平江之上至若高昌妖

亂法雲山光諸寺爲墟淮張割據虎邱亦遭城築獨西湖自開闢以來竝無血瀑魂風之警畫舫笙歌不震不動是固浮家泛宅之徒所不能不視爲福地者然而時值雍平人民豐樂相與徵歌選舞窮極勝情泛桃花者除不祥投楸葉者觀競渡妖姬探櫂歌兒蕩楫唱河女和竹枝當斯時也鹿頭燕尾亦其匆忙而舟子聲價俱爲雄長若其運會稍涉陸夷則治遊漸復闕散敗艘蕭寥聊備不時之需卽有行吟之客憔悴來過落印荒江不覺減色是以李文叔詔洛陽各園以驗中州之盛衰而魏鶴山謂花竹和氣足徵民生安樂者其卽太鴻之

志也夫。嗟夫。太鴻以揆天之才。十載不上計車。荷衣櫛筮。流連於搖碧之齋。不繫之園。而予歷陸風塵。未有寧暑。太鴻觀茲文也。其能弗動勞人之念哉。

王右丞詩箋序

吾友仁和趙君松谷來京。出所箋右丞全集示予。薈萃羣書。削去華葉。有是故其既博且精也。人代日遠。衆言紛綸。李嘉祐絕無白鷺黃鸝之句。而或妄誣右丞之蹈襲。向微晁子止辨之。彼燕說之謬。寧有窮耶。此猶其小者。右丞以遺世之高致。而見汙於僞命。至今遺議未已。松谷爲之一洗其沈屈。其言平允。足比於眉山之雪太

白。予謂是時天子入蜀。東宮起朔方。右丞不死。殆亦思乘閒自脫。向行在耳。豈知託病不遂。致遭維繫。斯烈士之所以致戒於委蛇也。雖然。右丞風期高雅。絕非塵世中人物。吾故信其晚節之可原。苟其人不如右丞。而欲於生平波蕩之後。籍口昔人。山妖水怪。反自訴其飛躍之不幸。斯則論世者之所弗寬也。得吾說而存之。未必不與松谷之旨互相發也。卽以右丞之禪悅言之。古松紫竹。同屬唐人佞佛之習。而右丞標格。尤其所近。若其弟夏卿爲之移華子岡。孟城坳之幽閑。欲以施之廟宇。可謂不善學者也。是皆右丞生平之概。而說詩者所當

知因松谷之索序也為并及之

史雪汀注李長吉詩序

其書不更序
則力學之耳
今以此文是以
為戲矣待用
友之道宜
尔乎

世傳荆公讀昌谷詩所譏雁門太守行語蔡寬夫詩說
辨之以為此不知詩者之言必非荆公所有然未有以
明證之者近偶憶臨川集古風集句送吳顯道一篇滕
王高閣臨江渚東邊日出西邊雨荆公有取於此句則
世所傳真老頭巾之附會耳予友史雪汀注昌谷詩屬
予為序予書此簡請以附之卷末雍正癸卯正月望日
厲徵士樊榭以所著宋詩紀事百卷索予為序樊榭所

宋詩紀事序

未可以此定人
為前輩

見宋人集於朋輩中為最多而又求之詩話畫錄山經
地志說部雖其人無完作者亦收其片詞隻句以傳之
蓋輯香之功十年宋詩之始也楊劉諸公最著所謂西
崑體者也說者多有貶辭然一洗西崑之習者歐公而
歐公未嘗不推服楊劉猶之草堂之推服王駱始知前
輩之虛心也慶歷以後歐梅蘇王數公出而宋詩一變
坡公之雄放荆公之工練竝起有聲而涪翁以崛奇之
調力追草堂所謂江西派者和之最盛而宋詩又一變
建炎以後東夫之瘦硬誠齋之生澀放翁之輕圓石湖
之精緻四壁竝開乃永嘉徐趙諸公以清虛便利之調

行之見賞於水心則四靈派也而知詩又一變嘉定以後江湖小集盛行多四靈之徒也及宋亡而方謝之徒相率爲急迫危苦之音而宋詩又一變蓋此三百五十年中更番閒出如晉楚狎主齊盟風氣皆因乎作者而遷而要莫能相掩也然而詩之爲道蓋性靈之所在不必謂大家之落筆皆可傳也卽景卽物會心不遠腕印而出或成名句則非言門戶者所能盡也樊榭之爲是蓋意存乎收羅廢墜故薈萃唯恐有遺正以見詩之有得於風雅之遺者旁搜遠取不必盡在大家而又得因其詩以傳其人使不與草木同朽則亦表章之功所寄也既各爲其人小傳使得知其姓氏里居爵位世系又采前人詩話以附之其中有足以補史氏之闕者豈非藝苑之津梁乎而作者之心亦苦矣予於永樂大典中見宋人集爲世無者尚百數十家樊榭聞之大喜亟貽書令予鈔錄以補其所不足予旣諾之而左降出都矣事或有待姑先以此行世也

湯侍郎集序

前吏部侍郎西厓湯公以詩名世者四十餘年其懷清堂集生前未及編次身後門下士王君雪子收拾之得二十卷而湯氏後人陵替遺書散佚并是集亦爲人所

賺而有之前浙撫吏部侍郎崑圃黃公罷官僑居吳中
聞之悵惋爲追理而得之復以歸諸湯氏鈔副本藏家
而命予弁首予聞侍郎爲掌科出視河南學政清苦無
雙河南之士類至今猶交口頌其廉及入爲少宰回翔
槐棘之間聲名反減於前說者謂侍郎以二十年偉望
深荷聖祖眷詒觀晚節不無慚德又或者謂侍郎暮年善
病門舊弟子因其

宸眷之隆竊以自營其私嗚呼大臣之末路最爲難保
一有疏虞百口莫雪雖欲爲之鑿原終何辭於責備此
可以爲君子歲寒之戒也雖然以

國朝之詩宿言之百年以來海內之所共輸心者莫如
新城若吾浙中之所共歛衽者莫如秀水二家之外無
或先於侍郎者此非一人之私言天下之公言也善乎
崑圃前輩之言曰侍郎勲名操履他年國史自有定論
吾輩可弗深求但平情而言欲謂非文苑之渠詞人之
傑諒不可得則聽其生平著述流落散漫寧非後死之
媿羊叔子自佳耳亦何與人事此乃木強無情之言不
可訓也時座客聞此言皆共爲歛獻於邑久之抑予又
聞侍郎之引進後學亦自有不可及者歲在庚子里中

厲徵君樊榭以計車北上侍郎觀其詩深賞之置酒殷
勤因掃榻欲延之邸中樊榭爲人孤僻次晨遽束裝不
謝而歸說者服侍郎之下士而亦賢樊榭之不因人熱
嗚呼侍郎當日奔走幕府者如雲小生下士或以不得
梯接爲恨一坏未乾空庭可張雀羅蓋有荷其卵翼之
恩官不獨座而漠然視其子弟若路人者獨崑圃以騷
雅之僻與雪子樊榭及予數人畱連寤嘅空堂相對執
卷踟躕可爲長歎者也

楊企山文集序

同年楊編修企山不相見者七年癸亥之冬遇於江都

出其詩古文詞如千卷令予爲之序向嘗與臨川李丈
穆堂數詞苑掌故百年以來一門祖孫父子相繼官翰
詹坊局者天下之大不過十家江南則武進楊氏最先
次之溧陽史氏桐城張氏常熟蔣氏長洲韓氏浙中則
錢唐徐氏歸安嚴氏沈氏直隸則靜海勵氏近日江南
又得長洲繆氏而其餘無有也楊氏一門四世七人其
登一甲者二人尤爲希邁雖然今世詞苑之以資地自
雄自有明始也而詞苑文章之誦亦自有明始洪永以
後東里蒙泉西崖守溪匏菴圭峰諸公質有其文一本
高曾之規矩過此以往漸以就衰荆川大洲南沙不過

數人其後詞苑之作幾不復爲通人所寓目澹園石簣思爲中流之一壺而才力不足以語乎古蒼霞黃離春容大雅之音而根柢稍淺鴻寶石齋以學行重而弗盡醇蒙叟力追八家而累於排比詞苑文章之難有如此乃知浪負清華之選者其已多也

聖朝鼓吹休明諸老先輩之以文鳴者盛矣予生也晚所及見者似少孱焉望溪石源穆堂之次其以經學史學發爲文章農先學士其人也企山親稟學士之教涵濡醞釀蓋已有年其不爲世俗之文章所汨沒而卓然有得於汲古者行且爲詞苑吐奎婁之氣而一洗折楊

皇芻之恥使後世有如巽巖李氏作詞苑年表者不僅僅以累葉花磚夸西清糸冑之盛而以克紹其家聲爲難是則企山之資地也企山之作其才宏肆其法謹嚴其氣息春容而大雅由是而進之陶鑄萬有貫穿一切吾未有以測其所至其足爲諸老先輩之替人無疑予初入京卽荷學士過情之獎得聆論文之緒十年拓落已見二毛顧瞻玉堂如在天上企山其勿以吾言爲妄然卒勿以充同直諸公胡荻之語也

受宜堂集序

受宜堂者歸府常公官山西時

世宗憲皇帝以潛藩降香五臺卯

賜奎墨也公之自敘詳矣及撫軍浙河遂以名其集公

以文武憲邦之任顧吏事之餘不廢著作歲在乙丑郵

筒傳致詩古文詞下問於予予得讀而序之在昔歐陽

充公之文章足以嗣孟荀侔遷固擬韓李矣顧充公平

日每不談文章而談吏治今公揚歷

三朝累持旄節勳名在江右在淮上在浙河東西說者

以為公之專精者吏治也顧其於文章惓惓不置予嘗

講求其故知二公之跡則異而道則同充公以文章著

名當時戶外之屨不過求得其立言之法充公欲學者

從事於有用之經濟而不徒沮沒於無益之詞華故其

坐而言皆可起而行公以吏治起家若根柢薄劣亦自

無暇更分心於儒苑乃公之經世務者皆本經術則其

所以潤色鴻業孰非彝訓之旁流乎夫唧唧仰舉從事

於雕蟲之技以鳴其拙青儷印之工者委巷下士之文

也訃謫遠猶為典冊春容乎鐘印之音者廟堂元老

之文也

國家值承平之會必有大臣出而鼓吹休明以追卷阿

天保之盛即以充公同時言之其三省二府諸耆艾如

韓魏公范文正文潞公蔡忠惠公之徒莫非有德有

言穆如清風者蓋一代之元氣川嶽苞符於焉憑寄試
讀公之集淵源本乎忠孝涵養底於和平函雅故通古
今其真承平之會必有大臣出而楚之於國以學

聖代之儒臣可不謂之巨手歟往予在祕閣公方撫軍
江右江右之薦紳先生如前大學士高安朱文端公前
侍郎臨川李公南昌萬翰林孺廬皆予三館師友晨夕
追隨每為予盛稱公之著作已而公入為京卿幸從班
行之末瞻望丰采冀得一窺武庫之藏而予遽以左降
南歸公督漕淮上淮之寓公天門唐翰林南軒亦為予
言公之宏獎風流篤嗜問學迨移鎮吾土予伏處菰蘆
不敢以閒放之身妄干謁憲府而公之不棄芻蕘一若
村陵所云有客傳何尹逢人問孔融者第愧予之弗克
堪也爰再拜志於集端

春鳥集序

吾友錢唐符君藥林浙中詩人所稱七子者也其西湖
紀事詩久行於世至是次其宦遊以後諸作題之曰春
鳥小槩而問序於予昔東坡之論詩謂李杜以海涵地
負之量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而魏晉以來高風
絕塵亦自此衰蓋李杜之詩不可幾其神明魄力足以
盡詩之變而不善學者襲之亦足以失詩之真自是而

還昌黎東野玉川聞仙昌谷以暨宋之東坡山谷誠齋
東夫放翁其造詣之深淺成家之大小不一要皆李杜
之別子也然而流弊所極叢篇長語或爲粗厲噍殺之
音或爲率易曼衍之調弔詭險誕無所不至永嘉四靈
欲以清圓流轉一種變易風氣而力薄不足以勝之故
予言詩自盛唐而後推三家柳子厚不可尚矣次之則
宛陵次之則南渡姜白石皆以其深情孤詣拔出於風
塵之表而不失魏晉以來神韻淡而彌永清而能腴眞
風人之遺也乃藥林之言詩則與予同其生平嗜好寢
食於白石而惜其所作之不盡傳今觀藥林集中詩當
其至處幾幾欲登白石之堂而奪其席也藥林初以大
廷尉休寧汪公之薦觀政戶部沈滯數年乃有監倉之
任得以廩糈所餘迎養兩尊人於京邸未期年而遽丁
內艱貧不能扶襯以歸可謂窮矣而其詩之春容駘宕
超然自得絕不爲境所束是豈可以近世詩人目之歟
爰卽書之以序其集

祝豫堂詩集序

秀水祝君豫堂來京以所著綠野莊詩索予爲序諾之
兩年而未就乙卯秋豫堂試北闈甫畢遽爲關東之遊
予問之曰何不少待豫堂曰吾之遊不過百五十日倘

得捷取歸來正及春試之期不捷買棹南歸可也達哉
豫堂之言請卽以之序其詩今館閣中言詩者其推江
右萬先生孺廬爲第一嘗過予邸四顧壁閒獨長哦豫
堂清明遊陶然亭詩以爲沖融雅有唐賢三昧集之
遺則豫堂之詩之工固無待乎予之費辭然古人工
文字者類有藉乎山川之助以昌其氣關東
國家玉業所基而

列聖飛龍之地也遊邠岐者慨然於稼穡艱難爲周家
粒我烝民之始過汧渭者穆然於車軌駟鐵爲秦人履
至尊而御六合之階則豫堂此行瞻仰長白山印劍之
脈周遊於大都之壯麗婆娑三衛之故墟縱觀秀巖旅
順諸城而遙望夫鴨綠之巨浸以想見

國家草昧經綸之畧作爲詩歌以志其盛其少焉者貂
狼狐豹之產參杞之植瑰奇靈異百珍交錯皆中土之
所未見而詩人獨得之材也是豫堂之歸其詩必有更
進於此者目前之詩未足以窮其變矣予觀今日之朋
試於京者如豫堂之木不可多得吾固知其必遇豫堂
雖不及親預鹿鳴之席其所得有多焉者也豫堂行矣
吾將酌滄冰之酒以待子新詩肱篋當并約萬先生共
讀之

迎

鑿新曲題詞

予攷尚書大傳重華省方義伯和伯而下各以八方之舞進曰舞則歌在其中矣夫省方進樂益以美盛德之形容其義主乎頌而八方各以其土之所出則其義又兼乎風斯六義之所以交資也後世之樂未足以語於古然讀漢志則巴渝淮楚之聲俱登於史而唐人盛稱魯山于薦于之音時世雖殊其義一也元人始變而為曲要亦樂之以時而變者今

天子建中和之極躬逢

聖母南巡至吾浙浙東西老幼士女歡聲夾道吾友杭人厲君樊榭吳君鷗亭各為迎

鑿新樂府其詞典以則其音噌吰清越以長而二家材力悉敵宮商互叶鐘呂相宣非世俗之樂府所可倫也大吏令歌者奏之

天子之前侑晨羞焉昔人以此擅長者如元之酸醜明之康王諸子不過以其長鳴於草野之間而二君之作上徹

九重之聽山則南鎮助其高水則曲江流其清是之謂夏聲也矣爰為之弁其首鮎埼亭長全祖望

梁太公紀

恩詩序
歲在辛未

天子奉

太后省方吳越

詔曰朕今南幸正當

慈寧萬壽行見衢歌巷舞乃朕以天下養之日也於是
吾友梁少師薌林以扈從出維莫之春十有八日為其
太公溪父先生八十生辰陳情乞假為壽

天子許之先時薌林在計部時先生方七十
恩詔特賜之官誥又賜以五言近體一首又賜以傳經
介祉四大字薌林之兄設林以庶常待養家居特免其
散館授編修不十年而薌林晉太宰長六官遂入中書
參大政任一子為尚書員外郎傑直燕閒
天子忽語薌林曰汝父明年八十矣即日賜以閣部之
封踰年

屬車將至浙境先生迎

駕於吳江

天子停舟致問已而士大夫為
召見於行幄令二子扶掖上殿歎其多福賜貂賜幣賜

養餽又賜以七言近體一首又賜以湖山養福四大字
先生退而偕浙東西士大夫爲

太后祝釐於淨慈寺

天子賜燕於湖上瀕行又賜薊林台階愛日四大字又
賜以白金三百兩先生送

駕於吳江適以初度之日歸則浙東西士大夫踵門上
慶填塞衢巷相與額手嗟歎以爲先生視履之祥足以
上邀天祐篤其蔭於嗣子至使桑榆晚景時縈注

九重之寤寐亦會逢孝治之隆廣錫類之仁於不置故
殊恩及於大臣九渥而薊林顯揚之願破格踰分所以

仰酬夫

高厚者亦遂竭滄海不足量其深君臣父子之際會未
有盛於斯者也且夫子公能高駟馬之門而不及見西
平之貴魏公能大三槐之庇而不及逮侍郎之存寵光
雖茂猶有憾焉以視先生之親承

天語八朝不趨手奉

奎綸春容樂豈其相去爲何如也先生神明正永花晨
月夕猶能與吾輩賦詩於六橋三竺之間後洋吟卷里
社兒童歌之葭林與其少弟循陔左右上之則兄事三
老弟畜五更而雄長於香山睢州諸耆宿天之呵護之

徐球云案通志
鄭樵史在甲康
熙登已科舉人
甲以是年成進士
合之文中甲子有因
之說蓋甲悵高也

者未有艾也先生乃哀其紀

恩之詩而令予序之

同里禮部侍郎史先生慎齋以雍正十有二年三月致
任南下先生之在九列尚稱茂齒顧以足疾乞休

天子優詔許之蓋自數十年來大臣未及懸車之格得

邀

恩命者首推先生一人於是同館作為歌詩以榮之而
命祖望為之序予嘗謂自科舉之制行而求世祿如大
朝門第之盛已不可得若世祿而并世其知止知足之

立菴諱大成字
及起

節此雖古人未之或見者史氏自南宋以來甲第為吾
鄉第一所稱史鄭樓豐者也近者三家孫支式微已甚
而史氏科名不絕於籍槐棘之間世有令人枌榆社里
不媿喬木世家其尤異者先生世父立菴先生以順治
乙未大魁天下由翰林歷講讀參東閣晉秩禮部侍郎
致仕乃甲子甫周而先生亦以名進士選館九遷亦至
禮部亦未及年而乞休前光後輝若合符節青門餞別
乃昔日侍杖履以隨行之地山陰道上香火依然後世
有舛洲其人紀一朝之盛事以當外史嘉話可不謂吾
鄉之寵哉予又嘗攷史氏先世自開府儀同三司忠宣

公華直閣獨善先生朝奉大夫鴻禧君竝當家門極盛之時遺榮投老一時大儒晦翁慈湖攻媿西山諸公交口稱慕至今滄洲碧沚之間清風如其亦家傳樞楷至今猶有存者耶是則區區世祿與夫偶然履歷之符又不足爲先生道也若以吾鄉言之數年之中耆老落落如晨星先生之歸靈光歸然絲綸著作之手後輩資之以有矜式又不可謂非子弟之幸也至若先生以槐棘重臣敷歷有歲而未竟其用九重賢達之惜其與魏闕之思有相資而愈永者不必予之縷縷而陳矣

送沈徵士彤南歸引

予攷索明十三朝舊事得世廟時太常吳江沈公及其曾孫光祿公在神廟時封事知其家世爲建言名臣已而攷索桑海遺聞又知君晦君牧兩先生殉節之詳益慨然願見其子孫雍正甲寅長洲徐編修澂齋爲予言沈君彤者明經修行之士也將來見子翼且君至詢之卽太常裔孫叩其所學則實能貫穿古今經術而折衷之文筆亦雅潔不類吳下詞章之士因是得知君之尊公眞崖先生自年三十後卽謝制舉業閉關讀書不求知於當世課其子以古學蓋今年八十矣而手未嘗釋

果中先生性持
試者於宣統初
元從內閣檢卷今
歸吾鄉曹天直
舍人元志處同缺
此一頁与全氏說同

書嗟乎昔歐蘇兩文忠公之稱劉道原必溯其匡廬先生之美蓋弟子之圭臬有自來也太常諸公之明德其益遠矣君之來也
國家方有事於大科內閣學士嘉興吳公以君薦予頗以君文章矜慎不苟落筆幾幾有含毫腐穎之風或不
臨軒急就之試而君果以奏賦至夜分不及成詩而出
士之得遇與否固各有命存乎其間其可傳與否則又
不繫是也今君以明發之懷欲歸為真崖先生稱觴東
脩所入足以當三簋力畊所餘足以充南陔之蘭穆然
不媿為清門之後固足以浮一大匏者歟況夫杖履歸
然神明如故君以其新知之培養者進而質之當更有
得也君之行贈予以先世家集而索一言以為贈余因
書此以貽之

送沈菽林之蔚州引

吾友仁和詩人沈君菽林其骨相臞臞負清氣嗜讀書
家所藏宋元諸槧最富菽林沈酣其中而見之於文詞
者詩為多當康熙中葉鹽官查氏之詩連袂成帷掉鞅
館閣其氣力呼吸足以鼓動一時後進菽林之尊公文
昌君為聲山詹事愛壻遂徙宅焉菽林入奉庭誥出與

魚... 卷二十一
查田查浦諸舅氏遊凡其門牆閒高弟或有不能盡窺
之窳奧萩林無不傾筐倒庋而得之小生曲學爭求梯
接猶恐不得自前蓋一時膏粱之資地然也詹事下世
文昌牽絲作令查田諸老既已相繼歸里而風波驟起
門戶蕩析文昌亦橫遭吏議萩林崎嶇患難者數年驚
魂雖定而家已中落藏書星散再入京師追溯風流故
態不可復得枯菴之殊令人不能不感慨繫之然吾讀
萩林之詩春容閒淡初無哀怨之音其於友朋交好之
誼尤致意焉萩林真不愧爲詩人者也歲在丙辰萩林
父喪服闋貧不能自支入京試北闈又不售將爲蔚州
之遊而索一言於予以自廣嗟乎萩林能以詩嗣其舅
氏得如山谷之有師川諸子雖以此沒世可也又遑恤
乎其窮

卷之三